

心随朗月高 志与秋霜洁

——谈“扬剧王子”李政成的艺术贡献

汪人元



李政成

但演唱得更好。他的声音松弛、贯通，气息控制很好，收放自如，颇具张力；他的咬字清晰，字正腔圆；行腔中润腔技巧尤为丰富而细腻，韵味浓厚；表现戏剧情感准确、深入，且体现出较高的艺术品格和鲜明的时代气息，极为不易。为了钻研声乐艺术，他曾收录过数以千计的各地方剧种的经典唱段，反复聆听、揣摩、研习，包括汲取现代声乐的养料。今天，他的演唱终于大大改变了过去扬剧唱腔中女腔优于男腔的基本状况，让人感到扬剧男腔也很好听，而且也让以生行为主的剧目同样在唱腔上使观众可以获得美的享受，十分了不起。

第二是表演。李政成以武戏打底、文戏立身，以扬剧为根基，又向京剧、昆曲、梆子、越剧等多种艺术学习，不断提升自己的表演艺术。我们从他所演出的一些剧目比如《挑滑车》、《打金砖》、《夜奔》、《周瑜归天》、《野猪林》、《单下山》、《女县令》……一大串名单，便可以看出其所涉及在古今题材、文武行当、新老剧目、表现风格、艺术手段上的极大丰富性。可以说，丰富的艺术实践、广阔的艺术吸纳、全面的艺术修养，使他对扬剧生行的表演艺术作出了极大的丰富和气质上的提升。

第三是剧目。李政成在《挑滑车》、《夜奔》、《野猪林》等京、昆外来剧目的移植搬演上，不仅丰富了扬剧的剧目，也为扬剧的武生戏确立起一个新的艺术高度。他在原创剧目如《县长与老板》、《衣冠风流》、《不破之城》等创作中，也成功地塑造了新的戏剧人物，增加了可让扬剧在中国戏剧界占领一席之地、为本剧种争光的剧目积累。李政成在剧目创作上是幸运的，近一二十年来，于戏曲整体处于困顿的状态下，扬州当地的文化氛围却很好，使他依然保

持了较高频率的剧目创造。他深知练功、学戏必须要有长期扎实的模仿与重复，而新剧目创作则完全不同，需要在把握戏曲规律的前提下懂得如何获得创造的自由，并作出独特的贡献。正因此，在《衣冠风流》这部作品中，我们已经可喜地看到，李政成不仅赋予作品以丰富的表演艺术力，更对谢安这样一位既有家国情怀也有人文个性的独特人物，演出了一个魏晋风流文人的那种洒脱和儒雅，成就了自己的代表作品。

他为扬剧艺术复兴开创了新天地

李政成以“扬剧王子”的特殊影响与个人魅力，为复兴扬剧艺术作出了巨大贡献，开创了一番新的天地。

他精心培育市场，带领全团长期坚持演出，并以优质的演出维系着观众对扬剧艺术的喜爱，追求着扬剧非遗的活态传承方式。他更以扬州友好会馆的定点演出为手段，来形成扬剧演出常态化的社会文化氛围。

他热情牵手同业内外，奔走于南京、扬州、镇江、上海等地扬剧艺术界的专业与业余、职业与非职业、院团与戏校、院团与观众之间，互通有无，相互关切，共谋发展。

他倾力于基础建设，参与策划与推动了“扬州戏曲园”工程的启动建设，全面展现集扬剧艺术演出、教学、科研、交流、非遗传承和发展于一体的新格局和新空间，前景喜人。

他还在培养接班人上下了极大的功夫。在他的倡导下，近年戏校招收了40名扬剧学生。他不仅狠抓教学管理，而且还动员优秀的演员来为学生授课，并从全省范围聘请优秀的艺术家来建设学校理想的教学阵容。也是在他的努力下，他们又获得了与中国戏曲学院联合办学的机会，已通过考试输入了一批学生进入中国戏曲学院，成为有史以来第一批扬剧专业的大学本科生。

其实在我看来，树立艺术标杆和复兴扬剧艺术这两部分本来就有着内在的联系，而且还可以做得更为自觉。比如，把作为艺术标杆的成就、一个时期中本剧种最好的艺术，更加理性和自觉地普及为公共财富，这正是每一个剧种发展最快和最佳的方法。京剧艺术的蓬勃兴盛，就是因为它从诞生之际就不断地让自己的艺术形成规范并迅速普及。因此，李政成表演艺术的及时总结、研究，并形成规范与教材，正属必要。

“扬剧王子”李政成以不断的挑战与超越树立起了新的艺术标杆，又以宽广的胸怀与开阔的视野复兴着扬剧艺术，而贯穿这两者的，恰都是艺术的创新精神。这不免让我想起阿甲先生晚年留下的遗愿：“中国戏曲要发展，不能停留在对前人的模仿，要创造发展……我的愿望是戏曲要与黑发长青，不能和白头偕老。”中国戏曲是如此，而相对处于生长期的大部分地方戏包括扬剧更应如此。衷心地祝愿在扬剧艺术复兴发展的道路上，“扬剧王子”李政成的艺术更加灿烂、辉煌！



话扬剧 谈艺术 论发展

——国家级非遗剧种扬剧艺术研讨会专家发言摘登

李国平（中国剧协分党组书记、驻会副主席）：一个剧种的发展，最核心的就是要有戏，这几年扬剧的发展与李政成有直接的关系。李政成以他的努力在剧目创作、在他自身的表演创作上也有很大的发展，我们也看到了扬剧的希望。中国戏曲学院创办了首届扬剧本科班，有了这些年轻人，扬剧才有希望。扬剧《衣冠风流》的演出展示了李政成领衔主演新创剧目的成就，也体现出扬剧艺术在传承发展上的一个阶段性的成果。现在以出人、出戏为关键引领当代扬剧的发展，而且是从扬剧自身的特点、魅力入手，在学习借鉴中把自身的特点放大，这一点做得是好的。

王绍军（中国戏曲学院表演系主任）：我们连续两年招收扬剧专业学生，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现象，由此可见对扬剧的重视。一出戏可以救活一个剧种，一个优秀的演员也能带领这个剧种走向新的时代。可以说，今天的李政成已经朝着这个方向在迈进，已经肩负起这个责任。

周育德（中国戏曲学院研究员）：一个剧种能够存活，一是要有优秀的人才领衔，二是有优秀的剧目做支撑。扬剧未来怎么办？要有人把国家的非遗剧种真正传承下去。为了培养人，扬州市政府出钱办戏校，扬剧班办得非常好，为什么？他们在全国范围内邀请名师，不光是扬剧艺术家，还把好多剧种艺术家都请来当老师，比如请裴艳玲做他们的名誉校长，这个号召力有多大！

裴艳玲（中国文联副主席、京昆梆艺术大师）：我跟李政成能够成为师徒关系，先得感谢扬州市扬剧团，没有这个团我不认识他。他底子好，有实力。这底子不是我给他的，是人家先天就有的。扬剧有那么好的唱腔，还有具有代表性的念白。扬剧别完全学京剧、梆子，全学了就成为了“扬剧梆子”。必须眼睛向下，找回扬剧原来那个模式。

崔伟（中国剧协秘书长）：扬州在戏剧传承方面，戏、人、观众，传统和现代，表演和文学等，结合得很紧密，有战略的思维，战略的布局、战略的行动。扬剧的传承发展离不开传统的深厚基础，但是任何传统都不是一个凝固的东西，每一代演员都往扬剧这盆水中注入新鲜的水，才会使它变成浩瀚的大海。李政成的戏里，既有扬剧的传统，同时又有一种专属于李政成的人物立体感，他演得非常自信。以前扬剧家长里短的很多，现在真正提升是在文化品格上。

赵忱（《中国文化报》副总编辑）：我是专程为李政成赶过来的。我知道他是好的，可是没有想到他这样好，我看他手眼身法步，包括他高亢的以及温润的唱腔，非常多样，可能是跟师承裴艳玲为师有关。扬剧一定是自己的扬剧，但是扬剧也要吸纳所有当下发展很好的戏曲的精华，李政成是扬剧的“王子”，但是你看得到李政成是吸收了很多精华的李政成。我希望无论是在戏曲界还是在音乐界，不要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打转，大家一块打开心胸往外看。

王旭（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）：扬剧有独特的气质跟品质，扬剧《衣冠风流》的演出让我看到两个关键词，也是让扬剧走出来的两个关键词。一个是“国家级非遗剧种”，另一个是节目单上写的“领衔主演”。这个“领衔”意义在什么地方？中国有活力的剧种现在起码有几十个，它只要有活力，一定是一批人在那里。但是这一批人一定要有一个或者几个是与众不同的。我觉得李政成就属于与众不同的，是要引领这个剧种的方向，要走出地域，走向全国，甚至要走向世界，使之变成人类共享的遗产。

虞续华（《中国戏剧》主编）：我把戏曲称作是方言的艺术腔调，扬州的艺术腔调就是扬剧。李政成是非常棒的文武生，扬剧就因为有了李政成，才有了新的高度，所以李政成能走多远，扬剧就有多

高，能坚持多久，直接关系着扬剧的发展。

陈培仲（中国戏曲学院教授）：《衣冠风流》是一出严肃的新编历史剧，剧中人物实有其人，描写了惊心动魄的政治军事斗争。它语言典雅畅达，蕴含的信息耐人寻味。李政成声情并茂的演唱，既感人肺腑又悦人耳目。我再次为《衣冠风流》点赞，为扬剧喝彩。

苏东花（中国戏曲学院教授）：李政成作为扬剧领军人，还站在培养后代的角度，把孩子们送到中国戏曲学院来培养，这是一种21世纪的战略大视野。中国戏曲学院多元元素的戏曲氛围土壤，给了孩子们横向借鉴、开阔视野的环境。李政成有舞台上这些优秀的演员们，不断在唱腔和念白上把自己剧种的特色传授给孩子们，为他们量身打造更好的剧目。

周传家（北京联合大学教授）：李政成是个非常全面、非常优秀的演员。现在扬剧在一峰独秀、一览众山小的前提下，如何继续吸收时代的营养，使扬剧紧跟时代，提高其观赏性，不断开拓市场，同时还要引进其他剧种的一些东西，甚至搞一些嫁接，促进其进一步繁荣和发展，这是剧种面临的问题。扬剧从来都是不保守的，从来都是在不断地革新、不断地成熟。《衣冠风流》应该是标志着扬剧一个发展阶段的剧目，它是一个奇葩。

吴乾浩（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）：上世纪50年代我在上海看过扬剧，现在我又看到了扬剧的现状。我感觉扬剧有打出去的可能，扬剧现在有一种扩张、一种往前走的态势。但是扬剧要扩张、要前进、要发展的话，首先要要有精品，而且要有精品的标杆。扬剧接戏地，不能够单纯地往雅方面发展，同时，扬剧也要有几套笔墨，能画大写意，也能画工笔画。扬剧当中那些普通的白口，里头包含了许多人民的智慧，我们不要把这方面的传统给丢了。

谭志湘（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）：我的题目叫《扬剧沿着〈鸿雁传书〉的路走下去》。如果说《鸿雁传书》是扬剧一代宗师高秀英创造的扬剧时代的话，在今天看到李政成也在创造着扬剧的新时代。看了李政成的演出，他身上非常漂亮，有昆剧的东西，也有京剧的东西。了不起的是什么？李政成化成了人物，化成了表演，真的是扬剧。我觉得从今天来讲，文艺大开放，多少外来的形式涌进来的，所以要用一种开放的心态来进行创作。

张关正（中国戏曲学院教授）：扬州为扬剧的保护发展繁荣做了大量的工作。应该说扬州的领导有远见，知道什么是真货、是宝贝。《衣冠风流》这台戏再次证明戏曲是角儿的艺术。一个剧种、一个剧团能否活得下来、站得住，关键是看有没有好角儿、有没有好戏、有没有一支高水平高素质的队伍。所以，人才的培养是扬剧传承发展的根本。希望新一代的学生无论在扬州还是在北京，一定要爱扬剧、了解扬剧。

奎生（中国戏曲学院教授）：我重点说这个演员李政成，我看他唱做念都很好，就是没有打，但是我看出来他完全可以打，他完全拿得起来。我希望李政成应该向京剧艺术大师李少春看齐，把李少春当成自己的目标。他能做到这一点的话，可以把扬剧推向更大的区域。

颜全毅（中国戏曲学院教授）：我觉得这个戏相当精彩。历史剧、文人剧很多，写得非常正，《衣冠风流》这个戏达到了一个“奇”的程度。南戏也好，传奇也好，很重要的一个字就是“趣”。戏曲毕竟不是历史，能否在舞台上呈现出特别让人流连忘返的情节来，故事和情趣共同构成了戏曲创作的主体。

（根据现场录音速记整理）

一洞花开蔷薇满

——扬剧《衣冠风流》创作心得

罗 周

前年李政成找到我，说想做个古装戏，问有什么合适的题材。我说既然是扬州市扬剧研究所的创作，何妨考虑杜牧？可谈到杜牧，人们想到的多是“赢得青楼薄幸名”的风流小生，李政成则是老生应工。他再问时，我斗胆道：“演个谢安吧。”

谢安出身名门、俊朗风雅，隐逸时，携妓东山、游乐逍遥，出仕后，位极人臣，朝野钦服，奇迹般的淝水之战，于他，也不过对弈之后，闲闲散散一句“小儿辈，大破贼”。又岂止谢安？李白诗曰“晋代衣冠成古丘”，《桃花扇》也道“谈谐裙屐晋风流”，都是在追忆那逝去的时代。令我念念不忘的晋朝，在《世说新语》里，这是个崇尚性情、诚意、率真的朝代，一个热衷“审美”的朝代，山水是美、园林是美，更令人痴迷的审美对象，则是“人”。这便是我想写的：用这部戏，绘写我们曾经有过并一直延续着的人类的高贵与从容。

可是真难。

首先这不是一部爱情戏，从头到尾，毫无我偏爱与擅长的男女之情。其次这是一部男人戏、政治戏。封建时代的皇权争夺，要怎样引发现今观众的共鸣呢？最难跨越的屏障还在第三点：归根结底，这不是一部政治戏。

我也写过不少着力于故事情节的舞台剧，努力梳理故事之来龙去脉。写多了，生出些困惑，是否有另外的路径呢？我无法做出回答，但有两句话，一直盘旋心中。一是在全国青年剧作家研修班上，盛和煜先生授课时提到“停下来写”，一是张弘先生在其著述《寻不到的寻找》中说“情感是可以排列的”。我



怎样以其独有的方式，安邦定国——这倒在其次，更重要的，铺展生命，遗爱后人。先要有作者明确创作方向并向此方向行进，才能期待受众明确感知并欣赏主创之用心，才能期待受众把更多注意力放在对人物的欣赏上。与这种欣赏相比，我想，谢安能否说服桓温罢兵，或许已不那么重要，他之价值、人之价值，在他白衣白帽步入帐中之时，在他临江哭祭、泪下沾襟之时，在他敢于用性命去守护大义、挽救朋友之时，已实现了。倘若桓温不听，实无损于谢安，又正因为 he 听从了，桓温方成英雄。

有朋友问我，这篇创作谈为什么名曰“一洞花开蔷薇满”？我回答，这本是剧中一句唱词，我喜欢极了，可囿于唱段布置与音乐上的要求，忍痛删去。便借这篇短文，让它得到另一种形式的留存。何况这7个字的烂漫芬芳，也正似谢安的胸臆。